

疑犯庭审现场逃脱7个月后落网



一个作恶已久的社会混混

“从小到大,他1/3的人生都在高墙内度过。”汾阳市公安局一名刑警向记者介绍赵七明。7个月前,赵在法院对其开庭审理时,借口上厕所,翻墙而逃,赵七明由此成了汾阳城老少皆知的逃犯。

今年33岁的赵七明,汾阳市峪道河李家沟村人。在家乡人的印象中,上有5个姐姐、6个哥哥、男孩中排行老七的赵七明,从小备受娇惯,顽劣异常,15岁辍学后,更是为所欲为。8月8日,记者来到村里采访,说起赵老七这些年的劣迹,几个老人不住地叹气,“这后生,早晚要把天捅个窟窿。”

赵七明的第一次犯罪经历,要追溯到十多年前。一个月黑风高之夜,年仅15岁的赵七明窜至学校女生宿舍,面对满屋惊恐颤栗的目光,将其中一名女生强奸。这桩强奸案因其令人发指的情节,在汾阳轰动一时。尚属未成年人的赵七明,199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,1998年因减刑获释。

刑满释放后,赵七明不思悔改,专为他人索债讨钱,因其心狠手辣,“又有8年坐牢的资历”,很快打出了“声名”,但由此引发的祸端不断。2000年5月,赵七明因非法拘禁罪获刑两年。

2004年1月7日,已是“二进宫”的赵七明再次作恶。这天,赵教妻子姜某在汾阳贾家庄镇附近的公路练习开车,与杏花村汾酒集团司机李小平驾驶的客车相撞,同在车上的李小平女儿目睹了血腥一幕:几

句口角之后,赵七明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,对着李小平乱捅,半小时后,李因失血过多身亡。

李小平的妻子武晓娟被搀扶到现场时,赵七明夫妻早已逃之夭夭,留给她的,只有满地刺目的鲜血。悲恸欲绝的她,更没有料到,此后三年多,她不仅要承受失去丈夫的痛苦,更要面对一个令她愤怒的现实:赵七明本人逍遥法外。

2007年6月,潜逃三年的赵七明终于被抓捕归案,同年12月14日,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汾阳法院对赵七明开庭审理。“恶人总算有了恶报”,旁听席上的武晓娟及其家人正在暗自欣慰,但转眼间如雷震顶:被法官带出法庭上厕所的赵七明,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翻墙而逃!

一次谋划已久的离奇越狱

“赵七明早在看守所就密谋越狱潜逃。”汾阳市公安局局长马锋喧对记者说。

2007年6月,躲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,以盗卖汽车轮胎为生的赵七明,被汾阳警方获悉踪迹,他们千里赶赴新疆,经过艰苦摸排,终将赵七明捉拿归案。6月23日,赵被押解回汾阳当日,汾阳电视台进行了现场报道,这个戴着手铐脚镣的重案逃犯,一夜之间成了头号新闻人物。

“鉴于赵七明的劣迹,我们严阵以待,分秒不敢懈怠。”汾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红卫说,“事实证明,赵七明确实贼心不死。”2007年8月6日晚,汾阳看守所“风云突变”,大批民警紧急集合,突降赵七明所在的监室,正闭目假寐的赵,顿时面如

土色。现场搜查,各种可疑工具赫然在目:将螺丝杆一端磨尖而成的凶器,由撕成布条的床单揉搓而成的绳索、手工磨制、像模像样的牢门钥匙……整个过程,监室内鸦雀无声,管教民警无不倒吸凉气,深感震惊后怕。

连夜突审,赵七明供认,一个月来,他和8名同号犯人密谋,准备集体越狱。为求万无一失,他们甚至准备了多套预案,其“主打方案”是,一人假装生病,其余人呼救,待管教前来察看,众人一拥而上,将其捆绑劫持,并抢走其随身钥匙。哨兵开枪制止怎么办?“管教就是人质,不由他不听”。千钧一发之际,一名同案犯良心发现,及时告发,一场精心策划的越狱阴谋最终败露,赵七明也因涉嫌组织越狱罪,与先前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一并出庭受审。

苦盼三年多,一朝开庭,武晓娟和家人早早来到法庭。沉重的手铐脚镣,丝毫没有影响赵七明的情绪,只见他满不在乎地东张西望,看到旁听席上的家人,甚至咧嘴而笑,连连点头“致意”。

到了法庭质证阶段,赵七明忽然提出要上厕所,主审法官批准后,宣布暂时休庭。众目睽睽下,由两名法警陪同的赵七明,一步步挪入厕所。在外等候的法警,感觉动静异常,冲进厕所,眼前的情景令人目瞪口呆:除了一副锁已打开的脚镣,早已人去“所”空,脚镣主人赵七明在短短几分钟内,越墙而逃!

一场酝酿已久的秘密抓捕

冬去春来,赵七明好似人间

蒸发,数月来杳无音信。其间,一个由吕梁市公安局牵头,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汾阳市公安局参加的抓捕专案组成立。

从15岁开始就与公安打交道的赵七明,岂是等闲之辈?其家乡人告诉记者,赵平素沉默寡言,喜欢钻研,尤擅机械修理。从法院脱逃后,戴着手铐的他,竟然能将手铐“鼓捣”开,一身轻装开始逃亡之旅。几个月来,他从不使用通讯工具、从不与亲友联系、从不轻易离开租住地,专案组不分昼夜,遍访其家人、朋友、狱友,但收效甚微。

记不清多少次,专案组前往赵七明哥哥、姐姐家了解情况,不胜其烦的赵家人冷言相对:赵的社会关系多达百人,专案组一一过滤,反复突击、面谈,其工作量纷繁复杂,难以计数;面对重点目标的长期蹲守,“希望与绝望交织”,更令这些铁血男儿谈之色变,“简直不堪回首”。

2008年8月3日,案情出现重大转机,专案组终于锁定,赵七明的藏身之地就在太原晋源区姚村镇大元村,便民警无数次远近观察,“像,又不像”。

“抓还是不抓?”专案组组长、吕梁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运平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文栋多次召集专案组成员“会诊”,“一旦失手,打草惊蛇怎么办?”

8月9日,记者来到大元村,村长梁铁明带记者来到一座幽静的小院,闻讯而来的村民七嘴八舌:春节后,化名刘燕燕的赵七明以每月50元的价格,租下这处院落,其妻怀

有身孕,和他住在一起。白天,“刘燕燕”满村里转悠,收购废旧轮胎,晚上,则和村民一起打扑克。不管输赢,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总是温和地微笑,从不多言。其妻自称姓李名晓红,村民有时误将“小刘”唤作“小李”,“小刘”并不纠正,仍旧微微而笑,“一看就是个实在后生”。

8月6日凌晨,早起的村民惊讶地发现,村口“黑压压”停满了小车,“小刘”的窗后,“黑压压”站满了陌生人。几分钟后,“小刘”被带出房间,马达轰鸣,那个和他们一起打扑克的年轻人就这样“告别”了大元村。

“我们冲进房间,赵七明还在睡梦中。”现场指挥赵强告诉记者,行动前,他和战友多次夜探地形,这场奥运前夕的抓捕,万事俱备,只待收网。

赵七明的妻子姜某目睹了丈夫落网的全过程,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俏丽女子也不省油,因涉嫌抢劫,她早被新疆警方上网通缉。赵七明被带走后,抓捕民警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举动,静静退出,并将房间的灯关闭。几分钟后,穿好衣服的姜某缓缓走出房间,主动坐上了为她备好的警车。

接下来的几天,专案组以最快的速度,为身怀六甲的姜某办理了监视居住,并说服拒绝“不肖女儿”进门的姜家父母,再给这个“迷途羔羊”一次机会。

落网后一直沉默不语的赵七明,听到上述消息,大为震动。这个疯狂越狱、不计后果的冷血男子,第一次向民警说出了心里话,“事到如今,我愿意认罪服法。” 据《山西晚报》

言之有理



算经济的账

没当过知青,内心深处对这伙人,总有点成见不太正确。首先不喜欢公子小姐的落难情绪,知青刚下乡那会儿,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,也在农村寄人篱下,当时最羡慕的就是他们,干活一个个不怎么样,衣着光鲜,男女皆引人注目,一过年便回城。知青难免都有一种情结,觉得委屈了自己,不应该当农民,凭什么,难道乡下人天生适合呆在农村。

改变形象

王小波的一个比喻,让我看法立刻改变。他举例说刚下乡时,很多农活都是驴子干,知青们去了,人多活少,因为吃苦耐劳,原本驴子的活儿,让城里来的年轻人给承包了。驴子闲着还得吃饲料,有点浪费,便被农民宰了吃肉。这事顺理成章,等到王小波他们突然觉悟,才发现不知不觉中,一颗红心大有作为的自己,已赫然变成了驴子。人一觉悟,麻烦就来,不管怎么说,党和人民培养了许多年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肩负着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使命,谜底一揭开是这结局,多少有点尴尬。

只算政治账,知青下放还真没什么不对,让孩子们

吃点苦,锻炼锻炼十分有必要。一算经济账,完全不对了,人再贱,再不值钱,与驴子相比,立刻黑白分明,连傻瓜都会明白要昂贵太多。同样的例子是我伯父当年在五七干校放牛,他是位高级知识分子,拿很高的薪水,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国营大工厂六七名职工。我觉得文革中最冤大头的便是付大价钱来养那些高薪阶层,与革命群众相比,绝对同工不同酬,太不划算,今天常听到的词是“高薪养廉”,那年头是“高薪养牛”。

要说伯父也够辛苦,五十多岁的小老头,住地道的牛棚,半夜三更要起来为牛把大小便,照料小孩子一样。这么做,是不是有些书呆子,我不太明白,反正他兢兢业业,干得挺欢。环境脏些,体力辛苦些,与过去沉重的案头工作相比,与多

变和捉摸不透的意识形态对照,养牛显然轻松许多,吃得香,睡得着。

简单地算政治账,这是最好的改造思想,算经济账就对不住国家了。文化大革命的是文化的命,真正吃亏的却是经济基础。我们是个不太习惯算经济账的民族,虽然也说“亲兄弟明算账”,也说“先小人后君子”,也锱铢必较,也毫厘不爽,骨子里却向重义轻利。义死不避斧钺之诛,义穷不受轩冕之荣,利容易计算,义往往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,便一次次犯糊涂,经济账是死的,政治账太灵活。都说人不能掉到钱眼里,可经济毕竟是基础,基础扎实,别的事才好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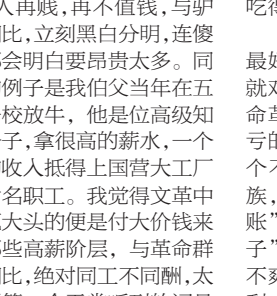
叶兆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形象,它几乎就是我们的全部,是以我们的全部为依据和启动的。它是一个结果,而非最初的原因。从改变形象开始改变我们的存在不免是倒因为果。在这方面花费心思看似方便、讨巧,其实徒劳。除非你对自己的形象满意,如果不满意,那就不仅是对形象不满意,而是——我敢肯定——对你的整体,一切不满意。因为,“一切都写在脸上”。

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改变那一切,从原因开始。善者无恶相。当你的存在真正得以改变,一定会焕发到脸上来,挡都挡不住。因此,注重和爱惜自我形象的家伙注意了,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很重要。心胸情怀很重要,培养浩然之气很重要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荆歌劲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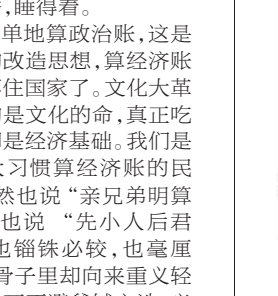
文玩

还有一块竹板,是我自己的书法。我抄了一首周作人的诗。年轻的时候,我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散文,那散淡冲和的境界,很让我着迷。而人到中年之后,我又喜欢上了他的诗。我认为,他格律诗中的自由十分难得。老辣、幽默,看人生的透彻,以及一点点玩世不恭,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。我写书法,基本不抄唐诗宋词,除了少量郁达夫和聂绀弩,抄写得最多的,就是周作人的诗了。《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》和《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补遗》,还有他的《儿童杂诗》,里面每一首,我都抄写过好多遍。而这首写到竹板上被刻出来的诗,则是我的最爱:“前世出家今在家,不将袍子换袈裟;街头终日听谈鬼,窗下通宵学画蛇。老去无端玩骨董,闲来随分种桑麻;旁人若问其中意,且到寒斋吃苦茶。”它差不多也是我今天生活的一个写照吧。

三样东西,葫芦、纸镇、臂搁,刻它们的,却是同一人,竹刻家张泰中先生。泰中年轻不大,干竹刻这个行当,却已经有了很多年头了。在江湖上,也有了相当的名声。他是以浅刻见长的。每每与他说起浅刻,他都会感到忧虑和委屈。因为圈内圈外,对竹刻艺术中的浅刻似乎颇多不屑之辞。其实,浅刻是最具文人气,最能表达书画家笔墨趣味的一种刻法。以刀代笔,以刀代墨。如果刻者没有较深的中国书画造诣,是不可能刻出好作品来的。我喜欢并钦佩泰中的刀下功夫,他为我刊刻的上述三件玩物,叫我那么的爱不释手。其实被日益边缘化,被淹没在工业化浪潮中的,远不止浅刻这一项。许多曾经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绝活,如今都面临着被冷落甚至被抛弃的命运。泰中兄因此也不必过多忧虑,刀笔不知老将至,富贵于我若浮云。乐在其中,也就别管它雨打风吹去了吧。

荆歌: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韩流来袭



艺术表现方式上我可能赞同后者,但就生活经验而论,却以为前者更为有理。

昆德拉说,面孔是一个人的灵魂的代表盘。贝娄也曾说过,一个四十岁以后就应该为自己脸上的每一个粉刺负责了。人有天生的长相,这不足为凭,后天的生活和阅历必然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确定的印记。人是一种特别“住相”的存在,从哪里来,到何处去,经过些什么,有什么盘算,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就能洞若观火。农民有农民的风格,工人有工人的气派,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腔调。还有穷人和富人、“好人”和“坏蛋”、成功人士和落魄的家伙、当官的和平民百姓……所有的不同和区别一概是写在脸上的。一个不住相的人非常了不起,比如像富人的穷人,或者像穷人的富人,比如像百姓的官僚,或